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狐
第五十九回 胡寶玉心急歸滬瀆 杜阿二病重請名醫

且說寶玉送過了蠡湖、爾靄之後，再看看阿二的病勢，見他模模糊糊，閉著眼睛，哼聲不絕，連叫他也不回答，知比昨宵加重了，不禁悶上添悶，亂了方寸，惟與阿金、阿珠商議此事。阿金道：「日裡唔篤去白相，剩我一干子看守俚，俚倒安靜格，勿算得□二分糊塗，還問我討歇兩轉茶吃，嘴裡喊口渴格勒。到仔下晚（讀慢）晝三點多鐘，漸漸能格勿靈哉，對仔裡牀說胡話，帶累我嚇煞快，後來唔篤轉仔，胡話倒說歇，獨是格唔哩唔哩，賽過挑仔一副重擔實梗，吃力得透氣勿轉，我看上去，俚格病才勒裡勢，總要好好能吃幾帖重藥，發俚出來仔，難末有轉機得勒。」寶玉道：「比奴懂點篤，故歇俚格病，看阿是瘧疾勒介？」阿金搖頭道：「瘧疾變仔傷寒格哉，格落勿好呀，加二朝輕夜重，倪勿能勿小心防防。」寶玉道：「格末今朝一夜天，阿要登個把人看看俚介？」阿金道：「自然要格，橫勢有我搭阿珠兩家頭，上下半夜，輪流陪俚末哉。」阿珠也說道：「好來好去，船浪登煞不過兩夜天哉，倪兩家頭終好熬格。到仔上海，人手一多，就勿怕哉。大先生，到底阿要用小火輪拖帶佬？」寶玉道：「奴心裡說勿出格愁殺急殺，恨勿得連夜就轉勒裡，哪哼好勿用輪船拖帶嘍？去交代聲管船格，叫俚去喊輪船，講定仔行（讀杭）情，稍為貴（讀舉）點勿勿要緊，切勿可以耽誤，明朝飯前板要拖帶仔勒走格。」阿珠答應，便到後梢交代船家，毋庸多表。單說寶玉今夜連飯都吃不下，阿金、阿珠在旁安慰，勸他早些安睡，不要悶壞了身子，阿二有我們看守，決不至有三長兩短的。寶玉雖聽了他們，略覺放心，然睡不安穩，一夜數驚，皆由膽小之故。其實阿二的病並非急症，一時斷不會死的，所以到了上海，尚有好幾日牽延呢。

話休煩敘。一到來日清晨，管船的已將輪船叫定，回稟寶玉，說其價言明四□元，外加酒資四元，准午後兩點一刻鐘開船，因他們有些貨物帶申，故價略賤些，不然，必須六□塊錢才肯拖帶呢。寶玉聽了，即開箱取洋，交與管船的前去付訖。少頃將船票取來，寶玉看了一看，問道：「明朝阿要啥辰光到上海介？」管船的道：「這只輪船是新的，行得極快，等不到天明就可以到碼頭了。」說罷退去。寶玉方移步來至頭艙，見阿二並無聲息，果然朝輕夜重，也不去叫喚他，惟交代阿金、阿珠日間安歇安歇，今夜尚須辛苦，一俟到了家中，定當重重酬勞你們。阿金等都說：「理應效勞，勿消大先生叮囑得格。」

寶玉別無他說，等到午餐之後，獨自靠窗觀望，果見那邊這只小火輪啟碇開行，嗚嗚的放了汽笛三聲，早到河心之中停下。其時，寶玉的船也搖將上去，搭住輪尾，帶好了兩根纜，即聽那輪船上又放了三聲汽笛，輪機軋軋，波浪翻騰，一直向前開去，霎時已離城數裡之遙，□分迅速，寶玉心中始為之一暢。路上既無耽擱，亦無他事，不必一一細說。好得輪船夜間可以開行，又不須順風相送，憑著輪機馬力，自能克期而到。果然天將黎明，業已抵申停泊，仍在觀音閣碼頭，水手們自有一番忙亂，早把寶玉驚醒，聽此聲息，又見窗板縫中透進光亮，曉得舟已抵埠，再睡也睡不著了，剛正披衣坐起，阿金走進艙來，說道：「大先生，到格哉，輪船實頭勿推辰光格。」寶玉點點頭，問道：「故歇阿二哪哼哉？」阿金道：「剛剛末煩躁，現在交著陽份，就安靜勿響哉。」寶玉也不再問，因上海已到，心定了許多，慢慢的起身梳洗，阿金在旁侍候。少頃將阿珠喚醒，大家吃過了一頓粥，即把箱籠什物收拾收拾，然後喚管船的進來，除阿二的鋪蓋外，其餘一一打好，算清了船錢酒飯等費，就命他去喚兩部皮篷馬車、一部轎車。

不一回，都到岸邊，寶玉此番大受其累，只好吩咐船上水手們撥移阿二上岸，用棉被蒙了頭面，以免再受新風，讓他坐了一部轎車。此際阿二昏昏沉沉，人事不知，盡由他人撮弄，若不是坐著轎車，將被褥四週塞住，勢必要跌出來了。至於鋪程行李各物，都裝在一部皮篷車上。另一部，不消說得，自然是寶玉等三人坐的了。寶玉又加賞了水手們幾百文酒錢，方才阿金、阿珠攙扶上岸，一同登車，在於後面照料。究竟馬車迅疾非常，路又不遠，轉瞬間，齊到自己慶餘堂門首，接連歇下。卻巧門內走出一個外場相幫，一見寶玉等已回，慌忙縮身入內，高喊了一聲，霎時從驚龍與娘姨、大姐等先後出來迎接。

寶玉同阿金、阿珠已經下車，向著眾人並無別話，惟說阿二病重，臥在車中，爾等小心撮他下來，伏侍他進房安睡，切勿令他冒風，至要至要。交代畢，寶玉先行走入，早見玉蓮、月仙、芸臺下樓叫應，上前請安。寶玉以首領之，等阿金、阿珠與行李進來，方給發了車資，一同登樓，開去了房門上的鎖，自有外場的相幫上來，幫著阿金、阿珠等揩臺掃地，拂拭灰塵，以及安排帶回的行李各物。頃刻之間，諸事均已停當。寶玉與玉蓮等大家進去。

坐定之後，玉蓮等便動問赴杭燒香情形，與阿二生病各節。寶玉略述了一遍，及說到阿二現在病情，卻細細講了一番。玉蓮道：「既然實梗樣式，阿要馬上去請郎中來看罷？」寶玉道：「要格要格，只怕已經有點耽誤壞哉，奴去格辰光，阿殼張俚實梗格嘍，如果有啥末，奴像煞對勿住俚格，總算帶俚出去仔，弄出格套花頭來格呀。」玉蓮道：「格是勿能實梗說格，登勒屋裡，作興也要生病格，故歇嚙啥別樣，快緊搭俚收捉，外修裡補，安見得來勿及介？」寶玉道：「奴也是格格意思，格落要緊煞轉哉，不過請落裡格郎中好？俚格病重極勒海，推扳點格郎中吃勿光格。」阿金接嘴道：「要末仍舊去請陳篤卿來看罷，眼睛門前，終算俚最有名氣點。」寶玉道：「奴前頭請過歇俚，吃仔俚格藥，勿好，虧（讀區）得換仔金寶山勒好格，啥落故歇板要請俚介？」阿金道：「金寶山是女科格專門，格落我仍想請陳篤卿呀，作興藥有藥緣，吃仔倒對格也未可知，且得試試看。」寶玉聽他一說，卻也想不出別個，只得依允，立刻就差相幫去請，不表。

仍說寶玉差人請醫後，想起家中近日生意如何，便向玉蓮等細問，玉蓮答道：「近來著實嚙啥，日日有兩臺酒，有兩桌和格，而且新添仔兩個戶頭：一個做月仙妹子格末，姓屠，是漢口人，場面野闊篤，來仔三四塊，已經擺過仔兩轉雙臺格哉；一個做奴格末，就是前頭要做林黛玉，托姓袁格朋友出面，邀賀老去吃酒格，奴轉來告訴歇阿媽，阿媽終想得格勒。」寶玉道：「格件事體，勿長遠勒，阿就是說格湖州人，開絲棧格小老闆，姓黃格佬？」玉蓮道：「一點也勿差，就是俚呀！酒末擺過仔一臺，和倒碰仔三場哉。」寶玉道：「阿曉得俚搭黛玉，到底阿有花頭佬？」玉蓮道：「奴也問歇俚格，據說俚是搭黛玉要好得頭才割得落，只少得討俚轉去快哉，難末奴勿相信，對俚說：『既然實梗末，哪哼來忙頭裡，想著到奴搭來哉？』俚說道：『越做得多，場面越闊，起碼總要三四個，叫起局來便點，無不做煞一家格。況且黛玉是大先生，是小先生，就算登勒一淘，俚也勿見得會吃醋格。倒說格套閒話，阿是拿我討厭，我來呢啥？』奴聽俚著末兩句，倒只好搭俚賠勿是，難末算完結，響啥哉。」寶玉道：「格格姓黃格，據奴猜上去，實頭是格瘟生篤，銅鈿銀子勿在乎，濫使濫用，要騙點俚倒容易格，不過倪終有限，至多一千八百末哉。將來黛玉末大吃牢，俚板上黛玉格當，討俚轉去，弄得一塌糊塗，人財兩空，賽過替俚仔一個浴，連謝才弗謝一聲格勒。唔篤勿相信，伸長仔頭頸看末哉，板有實梗格一日格。」玉蓮等皆點首稱是。

芸臺道：「奴格搭仍舊是格班老客人，僅不過日日勿脫空罷哉。」

母女們談談說說，不覺已到午牌時候。請醫生的驚腿早來回覆，說：「郎中要五下鐘來得勒。」所以眼前寶玉也無法可想，吃過中飯，親自下樓去看了一趟。因阿二今日受馬車顛簸，未識病勢可有變端否，及至一看，倒也不過如斯，惟依然不言不語，吁吁氣喘，大約無甚變動，且待醫生到來再說，此時只得回轉樓上。忽然阿金問道：「大先生，倪故歇轉來仔，阿要去燒回頭香勒介？」寶玉道：「自然要格，奴想明朝到虹廟裡去燒香，帶道替倪阿哥許一個願，求幾帖仙方，想阿好格？」阿金道：「蠻好，仙方吃一個誠心，吃勿壞人格，橫勢藥料輕，味數少，無不啥大進大出格，作興吃仔下去，得點仙氣，也實梗好哉。」那知這幾句話，大誤其事。既然延醫服藥，何必再求仙方？況仙方是刻板的，寥寥數味藥，即是對症而發，尚難起死回生，可見病在沉重之時，對病猶且無用，設或大相反背，豈不是個催命鬼嗎？然婦人家迷信者多，以為神佛決不欺我，而不知方由人造，並非真真仙丹靈藥，怎能救得人呢？寶玉與阿金那裡知道？萬不料仙方誤人，其害更甚於巫祝的。

閒話少說，且講正文。兩人商議之際，聞得對面玉蓮房裡來了四個客人，寶玉即命阿金過去一問，原來就是那個姓黃的，同著三位朋友到此碰和。阿金回覆了寶玉。寶玉心中暗想：不知姓黃的怎樣一個人物，且待我過去會他一會，如果品格風流，我何妨放

出擒拿手段，把他籠絡住了，遂我的心願呢？由此觀之，則寶玉名為房老，實是個不掛牌的妓女，所以家中的人，不改稱呼，仍叫他一聲「大先生」，他才歡喜，不然，「大先生」三字早已用不著了，怎麼阿金、阿珠依然叫他呢？再者他平日之間，不論那個女兒房裡有客擺酒碰和，他都過來應酬陪待，故有時客人高興，或存心要結識他，竟公然在他房裡飲酒談心，吃煙敘雀，無所不可，與掛牌時有何兩樣呢？且寶玉最愛修飾，頭上雖不珠圍翠繞，而插戴件件時髦；身上雖不錦簇花團，而穿著般般新式，僅居鴛母之名，不減孤綏之念，忘卻自己年紀，仍思賣弄風騷。否則來了一個姓黃的，自有玉蓮招接，何勞寶玉費心？乃寶玉偏要過去，其念可想而知。當時定了主意，遂即換好衣裙，帶著阿金來到玉蓮房內。四客尚未入局，玉蓮正與姓黃的裝煙，突見寶玉進來，忙說道：「黃老，倪阿姆來哉。」寶玉方知睡在榻上吃煙的，就是那個姓黃的，見他有三□多歲年紀，生得粗眉大眼，肥頭胖耳，絕無文雅的氣象。身上穿一件湖色熟羅夾衫、天青平紗馬甲，下面露出醬色寧綢套褲，足上著一雙白灰挖花紙底鑲鞋，樣樣都是時式，而且右手大拇指上戴著一隻全翠班指，無名指上有一對鑽戒，光芒閃爍，知是個濁世豪華之客。雖經玉蓮說過，卻未深悉其姓名家世，究竟怎樣一個人呢？待在下細細表明，自然曉得他的底蘊了。

此人姓黃名茂，表字聘才，湖州府烏程縣人氏。父名輔臣，以販絲起家，在申開設絲棧、絲廠，故咸呼之曰「小老闆」。邇來聘才自己又改營紗業，家資號稱百萬。他的場面極其闊綽，彷彿昔年寶玉嫁過的楊四，性耽花柳，喜廣交遊。去冬有前任兩廣總督某尚書來申，他就納賄賁緣，寄作螟蛉之子，一時奸紳市儈等輩，誰不欽羨他，趨附他？他益顧盼自豪，日在花天酒地中遊覽，以為近日北里中，最負盛名的莫如林黛玉，方足以配我的身份。然則聘才這個人，豈非俗不可耐的嗎？但他既如此豪富，如此廣交，怎麼他不認識寶玉，寶玉也不認識他呢？因他從前被父管束，未能放蕩自由，至近年始得任意，故僅耳寶玉之名，未識寶玉之面。況寶玉已經退老，久不出局，如何能邂逅相逢，彼此都認識呢？

在下將他表過。仍要說寶玉進了玉蓮的房，聽玉蓮一喚「黃老」，早已會意，故先招呼了三位客人，方始走近榻前，也叫了一聲「黃老」。尚未說出別話，聘才已吃了一驚，慌忙將身坐起，這是什麼緣故呢？因初意只道寶玉已經半老，花容必然大大改變，所以退位除牌，甘居鴛婦之列。及至一看，依然丰韻勝人，怎知他年過四□，是花從中的老輩呢？耳聞猶虛，眼觀是實，早曉得是這樣，還等到今日來嗎？心中胡亂的一想，不覺身子坐了起來，但一時卻說不出什麼話。

寶玉睹此神情，已知其意，低聲說道：「黃老來仔幾化球數，剛剛奴勿勒屋裡，到杭州去仔一埭，真真待慢黃老。」聘才方說道：「可是到杭州燒香去的？」寶玉道：「正是呀！」聘才又道：「我一向羨慕你，無緣相會，今日一見，實在有幸得狠。」寶玉道：「奴是年紀大哉，要讓後輩篤出道格哉，奴倘然還軋勒海，阿要難為情介？故歇後輩當中，名氣大點格末，總算讓還林黛玉，像倪格兩個囡魚，落裡能夠比得上嘎？」這幾句話，實是有意墊聘才的魔門。聘才聽了，只道寶玉贊黛玉，益信自己賞識非虛，因笑道：「只怕不見得罷，現在他名兒雖紅，然與你昔日比較起來，真如小巫見大巫了。」寶玉正欲回答，那三個朋友催促聘才碰和，寶玉也不便多說。一來與他初次會面；二來他有朋友在此；三來知他已著黛玉之迷，我斷難交淺言深，一時將他籠絡得住。所以略略謙遜了幾句，便說道：「黃老碰和罷，三位大少勒浪心急哉。」於是聘才入局。

寶玉在旁觀看，看不到四圍莊，聽得下面相幫喊道：「大先生，郎中先生來哉！」寶玉慌忙同阿金告退出房，本想親自下去，既而轉了一念，我不好陪那郎中，訴說病情，倒不如差阿金下樓罷。即吩咐了阿金說話，待等開好方子，拿來我看。阿金唯唯自去。剛正郎中陳篤卿出轎進門，即陪他到阿二房中坐了，細將病情一述，篤卿便至牀前診脈。先將阿二顏色一觀，好得他仰面臥著，看得仔細，只是搖頭。及至診過了左右兩手的脈，篤卿更把頭搖了幾搖。正是：

醫藥豈真能救死，靈丹難覓枉求仙。

究竟阿二所犯何病，可能醫治得好，下一回便知端的。